

# 蚂蚱飞过矮墙的岁月

■焦辉

我小时候跟母亲住在卫生室家属院，院子很大，住着五六户人家。

院里孩子少，赵医生的儿子已上初中，当然不屑与我这个六岁大的小屁孩玩。马护士的女儿，三四年，我当然不屑与她玩。我一般自己领自己玩，用弹弓打麻雀，当然也打玻璃，用木剑砍野草，当然也砍花卉，抱着小树晃知了，当然也晃核桃、桃子、苹果，用长竹竿敲夜猫，当然也敲家属院里的鸡鸭鹅……最后，当我把鞭炮点燃扔进露天厕所后，赵医生、马护士他们几家来找母亲。说，这孩子不能整天在家属院疯了，该送学校了。母亲有点为难，说：“才六岁，学校接收不接收？”赵医生说：“我认识校长，我去说说。放心。”最后说“放心”时，赵医生环视了所有人。

学校离家属院一里多地。母亲送我去了学校，我个子矮，坐在教室第一排。母亲对我上学这件事很高兴，写信告诉了在平顶山煤矿工作的父亲。

一年级学生都是七八岁的，我六岁，长得矮小瘦弱，在同学们眼里属于小不点儿。我下课后喜欢一个人去校园

靠西的一个小树林，也许这里称不上树林，七八棵桐树而已，但这里是我的乐园。桐树花白里透红，像小喇叭，蜜蜂在喇叭口钻进钻出。偶尔有桐花落下，我捡起来，抠掉花帽，放嘴里吸一下，又甜又香。树林里还有一种成人拇指盖大的褐色虫子，你要碰它，它猛然一蹦，转眼就落在几米远的地方。树下青草里不但有蝴蝶，有走路弓腰的青虫，有黑蚂蚁和黄蚂蚁，还有满身斑点的瓢虫，还有绿色和土黄色的蚂蚱。

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不坏，中等，升级考试，语文、数学都考了七十来分，虽然不高，升二年级绰绰有余。当我背着书包兴冲冲地跑进二年级教室时，却没发给我新书。我只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一年级。放学回家，我摔了书包哭着发脾气。母亲托赵医生去问校长，得知原因是年龄太小，再上一年才能升二年级。我的自尊心很受伤害。

课后我正拿着一根竹签往蚂蚱身上刺。身后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：“同学，你怎么老是一个人玩？”那根竹签刺穿了蚂蚱绿色的身体，竹签上有些绿色的液体。蚂蚱的身体扭动着。我的手边已经有不少被刺穿的蚂蚱了。我看了她一

眼，没说话。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我知道她教三年级语文，三年级的教室在一年级教室前面，我时常看见她穿着云朵一般的白衣衫、拿着课本轻盈地走路。

她看我不说话，弯下腰柔声说：“同学，你想不想看蚂蚱飞过矮墙？”我顺着她的手指，看校园西边蓝砖砌成的一段矮墙，觉得她的提议很有趣。我问：“蚂蚱能飞那么高吗？”她说：“能，只要它想飞，就一定能飞过去。”

她领着我拍手跑着，把草丛里的蚂蚱往那段矮墙赶。蚂蚱们惊慌失措地蹦跳着，然后纷纷飞起来，越过矮墙，飞出了校园。我望着蚂蚱们纷纷飞过矮墙，开心地笑了。她搂住我的肩膀，指着那堆被竹签刺穿的蚂蚱，说：“它们永远也不能飞过矮墙了。”我的心揪紧了。我等她走了，挖坑埋葬了那些死掉的蚂蚱。我心里一阵一阵疼，哭了。

当我上二年级时，她调走了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很多往事在岁月里消散无影，可是那一只只绿色、土黄色的蚂蚱飞过矮墙的情景，还有一身白衣裳、拿着课本轻盈走路的身影，清晰如昨……

## 诗二组

■杨文章

### 春之语

春风吹绽花千蕊，  
鲜艳似锦争茂荣。  
赤橙黄绿青蓝紫，  
一年一度又还童。

二  
天女散花满人间，  
万紫千红春最艳。  
芳香锁梦嫩寒袭，  
暖阳催醒玉人眠。

三  
春风吹唤万物醒，  
花开喜笑养蜂人。  
赏心悦目花世界，  
朵朵蕊中采金银。

四  
盛春恰似男青春，  
勃勃生机有精神。  
鲜花好似妙龄女，  
粉面千孔着彩裙。  
结果花开是前奏，  
最喜阳光乳滋润。  
暖风微微花繁茂，  
平慰人们爱春心。

### 元宵节灯展

春风吹绿花似锦，  
不及周口元宵灯。  
千古佳境无前人，  
太平盛世多能工。

二  
远观地上洒繁星，  
近看美景各不同。  
人海灯海汇星海，  
众口铄金胜天宫。

## 感激文学

■侯钦民

以文学起步，以文学成“家”，所以我就有了今天，虽自称“家”有点汗颜，但也是奋斗半生的成果，足以自慰。我感激文学，是因为在我受到挫折、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唯有文学为我指路；我感激文学，是因为在我受到讥讽挖苦、遭受白眼的时候，唯有文学听我倾诉；我感激文学，是因为在我一事无成、恋人弃我而去的时候，唯有文学替我分忧。文学是我心灵的依靠，文学是我精神的寄托，文学也是我这么多年从未放弃的追求和希望。

我属猴，姓侯，常被人戏称“猴哥”。我学名钦民，笔名笑非，寓意嘲笑身边的、周围的、社会上的丑恶现象。

属猴的人脑瓜应该聪明、灵活，遇事一点就破，但我经常糊里糊涂，生就的一副倔脾气，遇事看不透，认死理。在部队摸爬滚打了三年，在新疆流浪过三年，宗吾先生的《厚黑学》上的东西一招也没学会。自己不但不学，还讽刺鞭挞那些溜须拍马、欺上瞒下、投机钻营者，不断地呐喊，唤醒那些我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所阐述的“应该复苏的人性”。

30多年的苦苦追求，仿若弹指一挥，转瞬已到知天命之年。这些年来，零敲碎打、歪打正着，零碎小稿发了数百篇，要么书写

真情，要么弘扬正气，要么针砭时弊，终未成啥大器。虽然经常听人说“大器晚成”，但我恐怕再难有建树。

我感激文学，又愧对文学，因为我是一个不满足的人。在宣传部门干了十年，调到县法院一干又是二十几年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却也是兢兢业业工作，踏踏实实做人。2017年10月，按照政策我享受副处级待遇了，按说一个农民走到这一步应该满足了，因为这是我想象都没有想过的事，但我仍有所追求，我仍不满足，就像我发表在《河南日报》上的一篇文章中自责的那样：“……时至今日，我还没有发表一篇令自己满意的作品。过去的永远过去了，我的人生价值还没有从某一个方面体现出来，我仍在拼搏、在奋斗、在追求我认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——诗意图的初心。”

我感激文学，就像我曾发表的短诗《小草》中说的那样：“小草，有人说，你醒来是一个绿色的梦。谁想到，你曾被埋在深深的底层？如果在冰雪封住地面的时候，你屈服了、悲观了，我敢说，你永远是一个精灵。”

文学陶冶情操，文学洗涤灵魂；文字针砭时弊，文字抒发心情。唯有与文为伴，我们才会得到精神上的富足，同时，生活才会精彩纷呈、有滋有味。

所以，我深爱文字，感激文学。

